

大河湾



秉性温和绽紫花
云苓 摄

随笔

酸滚水泡馍

杨爱兰

酸滚水泡馍，这简单的饭菜，我却对它青睐有加。

“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”。大概是上火了，我的牙龈肿痛，左边一颗有洞的牙齿，疼得我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。不吃东西，肚子咕咕叫。一吃东西，即使软馍，稍微一碰病牙，那牙就疼痛难忍。要喝止疼药，又不能空肚子喝，必须吃点食物。那吃啥既解决饥饿的问题，又不至于碰到这病牙呢？

猛地想起了母亲曾说过酸滚水泡馍既顶饭，又下火。家里谁若感冒了，母亲会做一碗酸滚水泡馍让其喝。热热地喝上一碗，盖好被子，出些汗，睡一觉，感冒就减轻了。或者谁牙疼了，母亲也会来一碗酸滚水泡馍。牙疼的人喝一碗酸滚水泡馍，牙疼就缓解一些。对，我就来一碗酸滚水泡馍！

酸滚水泡馍，原料简单，做起来省事。

我先剥了一根大葱，冲洗一下，切掉葱根那头，放在一边，只用葱头。因为葱根那头葱皮多且老，若做了，还需细细咀嚼。我把葱头切成葱花状，放入一个小盆盆里，加食盐后，用筷子搅了搅，让其稍微腌一下，稍后，加米醋，再滴几滴熟油，搅一搅，让葱、盐、醋、油充分混合。随后，我开始烧水，待水烧开，舀一瓢正翻腾冒泡的开水，顺着盆沿往下溜，这叫泼酸滚水。

那开水冲着葱花，葱花打着转儿。开水冲着盐粒，盐粒即刻溶化。开水冲着米醋，醋香四散开来。开水冲着食油，金黄的油花漂满了水面，香气扑鼻。

我用筷子在盆子里搅一搅，赶紧泡馍。就泡那酥馍，酥馍一揉，馍花就浮在酸滚水上面。拿起盆盖子盖上，等两分钟，舀在碗里。尝一下，味道正合适。我把碗端到茶几上，待温度合适时，便慢慢地喝起来。

这碗酸滚水泡馍，闻着都香呢！喝一口，味道酸咸酸咸的，美！自家蒸的馍，馍花不黏不变，到嘴里，不用嚼，使劲咽一下，就到肚子里了。葱花儿早已被开水冲熟，进口一咬，就轻松下咽。慢慢地喝着这碗酸滚水泡馍，病牙没被碰着，神经没被刺激着。这就不错了！

“喝一碗酸滚水泡馍，顶一顿饭，肚子不饿了，牙疼似乎轻点了。这真是两全其美。”我不由得赞叹道。

第二天的早餐，我又来一碗酸滚水泡馍，真有大快朵颐的感觉。

一连几天，早餐这一顿，我依然是喝一碗酸滚水泡馍。因为牙不怎么疼了，不怕碰着了，所以我就再加上一个鸡蛋和半根麻花。这碗酸滚水泡馍啊，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吃得心里美滋滋。这算不上美食的酸滚水泡馍呀，我真是吃得有点儿上瘾了。

不，这几天里的酸滚水泡馍，对于牙疼的我来说，就是美食，胜过佳肴。

不是吗？美食就是某时某刻最可口的食物，因人因情况而界定，并不只是山珍海味。

鸡鸭鱼肉乃美味，上得了宴席，可在你牙疼时，那些能碰吗？不能，万万不能的。

生活中的美，在于恰好！相适宜，就是最美的，如这一碗酸滚水泡馍对于牙疼的我。

散文

古村落

韩振远

古村落的屋舍瓦楞上长满摇曳的青苔，与发黑的梁柱、砖雕的檐头、脱落的墙壁和狭窄的街巷一起站立在遥远的历史深处，用幽寂孤独的神情，自顾自地讲述长长短短的故事，语速宁静舒缓，娓娓道来，不管有没有听众。

前几年，在吕梁山区考察时，我曾发现组成古老村落的并非只有古朴的建筑，大地、山川、河流才是古村落的重要元素。这次来到太行山间，这种感受更深。

苍茫的天空下，古村落蜷缩在山坳里、沟坡上，与村旁淙淙流淌的小河、溪水相映成趣。没有流水陪伴，老屋也许苍然，古巷也许深邃，古树也许遒劲，村落的历史都不能算悠久，至少不够神秘原始。河流为人类提供了水源，也给人类带来了万千气象。大到一国之都，小到一家之舍，人类最初选择聚集地时，都会尽量傍着一条河流。

我生活在一个仅有数十户人家的小村落，上一辈老人口中的村子庙宇巍峨，屋宇俨然，本以为是那个很古老的村落了，看过真正的古村落后才明白，那种建在平原，无河流依傍的村子，尚缺少历史的厚重，虽然也有不少年代，却还没有古老到皱纹纵横，银髯飘飘。取水需要凿出深不见底的井，洪水来了会惊慌失措，这样的地方，洪荒时代的人类，不会聚族以居，所以能形成村落，是很久以后的无奈选择。

古村落的历史与现代社会隔着遥远的时空，像传说一样神秘而又朦胧，距离喧嚣的生活却很近，有时候，在大山里行走，村落仿佛藏在山的褶皱间，一不小心就撞见了，只见他若鹑衣草履的老翁般，一脸慈祥与和善，望着你微笑，就由不得停下脚步，与他攀谈。有时候，古村落又像一位世外高人，若王摩诘、司空图般远离尘嚣，神情恬淡，闲逸萧散，让我们这些被生活撞得浑身伤痕的人慕名去拜访，以图从他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。

偶遇邂逅与专程造访的感觉决然不同，我更看重的是满怀憧憬的造访，并不期待突然而来的邂逅。也许我有古村落情怀，外出旅行时，每听到周围某个地方有古村落，会魂不守舍。参加某刊笔会，主办方将会场选在太行山深处，一座四面环山的星级宾馆。舒适的设施将一行人侍奉得娇慵散漫，然而，当得知附近

有个古村落，立刻兴奋起来。清晨，趁众人尚未起床，与朋友一路小跑，去拜访那个村子。临行前，反复问了村名，得知叫康营村，是个有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子。远望群山环抱中的村落，已能感觉到它的古朴，行至村前，我们与古村落不可或缺的小河不期而遇，一座不长的木板桥晃悠悠悬在空中，下面细流潺潺，小心翼翼走过去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感觉历史与现实原来离得很近，就隔着一座小桥。

这几年，我每次踏进一个真正的古村落时，都要先跨过这样一条河流。

康营村背靠大山，依傍河流，按照风水学的说法，地理位置绝佳。中国人住宅讲究风水，其实所有真正的古村落都是好风水。远古时代的先民崇尚自然，没有风水概念，但若去远古遗址考察，会发现这些地方都风水绝佳，往往依山傍水。与现代人相比，先民没有取暖与汲水设备，因而更需要阳光、水源。要避免寒风得到阳光照耀，必须选一个背靠高阜面向太阳的地方；要方便地使用水，也要找一个依傍河流、溪水的地方。所谓的青龙、白虎，负阴抱阳、枕山际水、藏风聚气、天人合一都是阴阳先生对人类自然抉择的附会。只是不知，康营村的先辈们当年选在此地时，有没有请阴阳先生手笔。

山村刚刚苏醒，空气清新，雾霭飘拂，氤氲出农家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女人们站在门前，将长发垂成瀑布，仔细梳理，并不理会两个陌生人放肆而又好奇的目光。几位老者可能是一天中头一次走出家门，睡眠后的惬意流露在迟缓的动作上，平静地望着两个外来者，弄清了我们的来意后，老人、老宅仿佛都在呵呵笑，挤出了一脸皱纹。穿过古雅的门楼走进，蹦跳的小狗和惊恐的母鸡一起开始叫，烟火味笼罩着院落，老屋的沧桑却渐渐占据了空间，粗粝坚硬的老墙、发黑的廊檐，因岁月熏染，带上了生活的温情，让人回味起过去的岁月。

一座老宅院内，勤快的女人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摊放在院里的黄豆稞，簸箕披起的尘埃，带着古朴的气息充盈着整个院落。另一座宅院前，几个女人围着叫卖蔬菜的小贩七嘴八舌，离开时，手里都有了一把鲜嫩滴翠的蔬菜。村里小庙大门洞开，已经有人在里面点上了香，淡淡的檀香味缓缓飘拂，沿着古巷氤氲全村。

我和朋友很快离开了村子，一座宅院前，两位老人带着一脸迷茫望着两个来去匆匆的人。老村子本来很平静，像一潭清澈的水，我和朋友是投进潭水的两颗石子，击起一波涟漪，很快又复归平静。

第二天，在笔会主办方的安排下，又与一个古村落邂逅。这次看到的村子叫良户村，是个有500多户、1000多口人的村子。该村原名两户村，仅田、郭二姓，以后陆续有王、李、秦、赵、张等姓迁来，从人口的繁衍，可以看出漫长的历史。更令人瞩目的是该村古老的建筑，村门、窄巷、魁星阁、宅之类，凡古村落的元素应有尽有。我还在寻觅，村子三面环山，却没有看到应该有的河流。结果，在村庄另一侧，我看到了一座桥，一条干涸的河道和两岸被千百年来流水冲刷的沟壑。有了这条河，村落的古老就不再限于民居与庙宇，应该追溯到更悠远的岁月。

如果说老屋、老巷是村落的躯体，戏台、庙宇是村落的脸面，飘拂在屋舍街巷之间的古朴之气则是古村落的灵魂，而河流则是古村落的根脉，顽强地伸往历史深处。在这样的村落中行走，连粗糙的砖缝，四脚八叉的石磨、碾盘都好像在讲述着过去的故事，若再看门楼上斑驳的匾额、精致的砖雕、细密的斗拱和讲究的梁架，就有一位儒雅的乡绅站在面前了。用他古奥而直接的方式，告诉你什么才是古村落，什么才是农耕文化的沉静、淡定与精致。叙述的过程中，会无一例外地告诉你村落与河流的关系。

村子里的旧建筑因为古旧残破，正在修葺，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提示人们，村民们正努力恢复村落旧貌。我又一声叹息。按照村里人介绍，这里曾有一个四水环绕的村落，如今竟不见一水，河流已经干涸，只剩下乱石盈滩的河道。喧嚣的现代社会已经将古村落风干成标本，只能供人观看。古建筑可以复建，河流却不能恢复，没有了河水滋润，古村落再也不会再有鲜活的表情，只是一具空壳，复建再好，也不过是往冰凉的脸上涂了些脂粉，根本拯救不了它的灵魂。

中国的土地上古村落原本很多，现在要找这样一个村子却不容易。有个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沿着一条河流寻觅，哪怕细流潺潺，或者早已干涸，只要沿河道走，肯定会与一个古村落不期而遇。

诗笺

风吹故乡

寒冬

风吹故乡
春夏秋冬在悠远的过往
一天天重叠的日出日落
故乡在风中历经着沧桑
春日的微风虽还有点寒凉
可风儿吹开了崖畔上的迎春花
满目的油菜花那样灿黄
脆响的鞭花儿催赶着铁犁铧

金色的籽粒正播撒进那沃土

风吹故乡
夏日的骄阳是那样的滚烫
银锄疯舞在葱绿的苗垄里
汗滴儿镶挂在黝黑的额头
庄稼人用心血滋润着泥土
无垠的绿苗儿在风中茁壮成长
秋日的风儿嗖嗖凉爽
谷穗压弯了已衰老的茎秆

玉米的身躯是那样的肥胖
苹果的脸庞让风儿描上了红晕

风吹故乡
冬日的雪花在漫天飞扬
白了林木，落满山岭
弯曲的河流穿上了耀眼的银装
冬眠的泥土在雪被下养精蓄锐
庄稼人又思谋着明春的期望
故乡喜欢和不羁的风儿交往
故乡的胸膛上挂满了风的乐章
韵曲里甜甜的蜜汁正潺潺流淌